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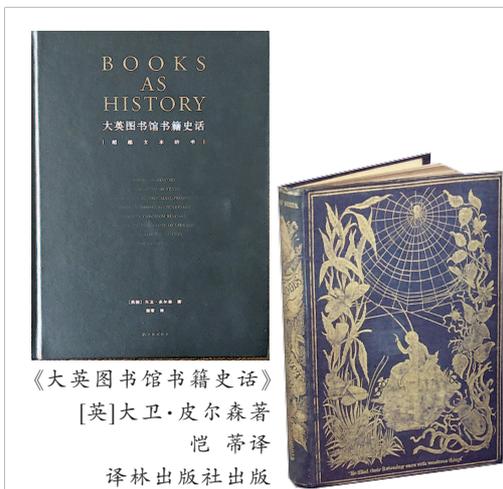
换一种眼光来看“书”

■桑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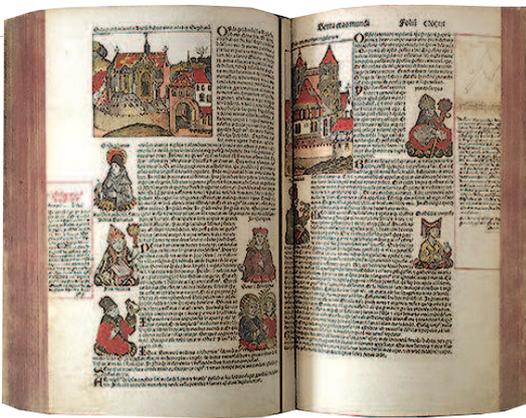
电子书的出现，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。以往，书籍的形式虽然也存在新旧更替，但都是实体书，没有本质的差别；电子书却是虚拟的，可以无限复制，随意改动，而且传输快捷、使用方便。随着电脑、电子阅读器以及手机的普及，电子书被广泛阅读，大有取代纸质书的趋势。传统的纸质书是否会因此走向消亡？忧心忡忡的预言和哀叹之声，一时间不绝于耳。然而，许多年过去了，纸质书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，每年的出版和销售数量仍在持续增长，而且装帧设计越来越讲究。电子读物流行的时代，人们为什么还需要纸质书？纸质书的优势何在？大卫·皮尔森的《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》一书，试图对此给出合理的阐释。

这本书的原名，直译是“书为历史”，还有一个副题“超越文本的书”，全书各章节便是依此展开。作者在中译本前言里更加明确地指出：“我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是要让人们认识到书籍不仅是页面上的文字，它们还曾经被拥有、被阅读、被收藏、被代代相传，每一本书都有它独特的历史。”

认为“书籍不仅是页面上的文字”，而且具有“超越文本”的意义，这一观点将改变我们评判一本书的标准。很久以来，书籍之所以受到尊重，恰恰是因为它承载的文本以及其中蕴含的知识和思想。所谓“读书”，通常就是指阅读书本上的文字，书籍不过是文本的载体。然而，书籍存在的理由，如果纯粹在于文本的承载和传播，那么，它的消亡在所难免。因为电子书完全具备这些功能，完全可以取代纸质书。正是在这一背景



《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》 [英]大卫·皮尔森著 恺蒂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



▲这本《纽伦堡编年史》曾被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·法比安收藏。书中有他的大量个人批注。所有的木刻插图都是书籍制作者手工上色，极具特色

▲维多利亚时代的布面装帧书籍色彩丰富，充满想象力

下，皮尔森强调书籍“超越文本”的实体特征。在他看来，作为文本的书籍可以有各种替代品，但作为实物的书籍则不可能被替代。

将书籍视为实物，为我们重新认识纸质书的价值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。纸质书是实体的，电子书是虚拟的，形式上和效果上都截然不同。纸质书不仅关系到文字、插图，还关系到印刷、装帧等物质生产形式。皮尔森认为，读者对文本的阅读，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。书籍实体的形状和格式，会以某种微妙的方式影响读者的阅读。打开一本制作精美的书，其样式和设计，就会让读者对此书的内容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期待。这种感觉，不同于打开一本制作简陋、便宜的书。

一本制作精美的书，往往被视为一件艺术品。它需要制作者将创造力运用于构成一本书的所有元素上，做到文本、图像、排版、设计各方面的完美统一。历来杰出的书籍装帧设计师，毫无例外都是艺术家。当今国内的出版界，也十分重视书籍的装帧设计。人们普遍认识到，引人注目、充满趣味、奇妙无比的装帧设计能够强化品牌，吸引读者，促进销售。有的出版社还采用全新的或复古的装帧设计，来重印经典名著。“艺术家手制书”这样的实验性作品，间或也有面市。各种“最美的书”的年度评比，如“中国最美的书”“海峡两岸最美的书”“世界最美的书”等等，更是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。

当然，一般读者平日接触的常见出版物，大多是普通的纸质书，绝大多数达不到艺术品的级别。皮尔森在书籍的艺术价值之外，又特别强调它的历史价值，可谓别具慧眼。“书为历史”，可以理解为“书籍作为历史”，也可以理解为“书籍成为历史”。这样说，听上去似乎有些悲观，但这里“历史”的含义是积极的。它并非“古旧”或“过时”的代名词，而是意在凸显书籍作为历史文物的独特价值。而当书籍成为人类历史遗产的一部分，它也应该像其他文化遗产一样得到保护。

如果说书籍的艺术价值由制作者所赋予，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则由拥有者所赋予。在皮尔森眼中，一本曾经被人拥有过的书，比

一本全新的书更迷人。谁在书上标记过，眉批过，涂鸦过，是否留有收藏者的印记，甚至是否被人损坏过，都是人与书之间发生过的那段关系的见证，是关于这本书的历史记录。皮尔森认为，对每本书来说，拥有者留下的痕迹会让它独一无二，具有其他任何替代物都无法复制的特征；也就是说，“每一本书都有它独特的历史”。

皮尔森不仅重视书籍上各种各样的历史证据，还鼓励读者参与到历史的创造中，在书籍上留下自己的痕迹。他在第七章“未来的价值”的结尾写道：“各位读者，请把你们的想法写在这本书（当然这本书得是你的）的扉页和空白处，以你们的眉批和题记，把这本书变得独一无二。”也许，许多读者都不敢去尝试，除了害怕破坏页面的整洁，主要是担心自己不是名人，批语毫无价值。而一些藏家也倾向于收集干净的版本，或有名人题跋、批注的版本。其实，在大卫·皮尔森心目中，没有什么名人和非名人的区别。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每本书都是独一无二的，独一无二本身就是价值之所在。这也和皮尔森撰写此书的目的相通的，即他意在挑战传统的狭隘观念，启发人们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书籍。

皮尔森一再鼓励人们对书籍多层面的认知。他将书籍视为超越文本之外的触手可及的实物、赏心悦目的艺术品、独一无二的历史见证，并在书中反复重申这一主题，无疑是要回应人们关于“书，还会有未来吗”的困惑。如果我们循着皮尔森的思路，换一种眼光来看“书”，在电子传媒盛行的年代，书籍不死的理由显而易见。

黄子平老师作文无废字，句句推敲。以前总觉得他文章出得慢了也少了些，于是只好反复玩味。而每每玩味，又觉得便是出得慢些也无妨，因为每篇文章都有多层意蕴，若将不同的文章加以排列组合，可汇合出不同的共鸣音，引起不同的省思，于是一篇文章便衍生出了无数文章。此次他以“文本及其不满”为题，收录一批讨论文外之意的文章，便引人关注言语未尽处的斑驳光辉了。

前言部分黄子平借着罗兰·巴特的“文本之愉悦”提示出文字语义已然抵达处之外的另一重维度，一个主体迷失且文化破碎的场域，它在僵化了的狭隘文字符号之外，开启另一思考的天地。随后的小集分为“散文之什”“评论之什”“演讲之什”“访谈之什”四部分。“散文之什”围绕读书和写作的某一旧事，延伸出与该事件相关的人事，不用说已是文本之外的世界了。那些书与文的旧事就好比一滴水落入记忆的海洋里，荡开层层波纹，跃动出记忆的金边。于是就有了仅凭字面意完全难以领悟的“70年代日常语言学”，有了77级北大中文系与《早晨》文学社的生活点滴，有了风云际会下的《读书》和“三人谈”。特别是在1970年代日常语言中高妙使用的“一是要抓紧，二是要注意政策”，乍看是对毛语录的直接引用，却随着言说者制造的语境不同，有了恋爱与生育的隐喻，足以照见语言本身的干枯，和它所承载的回忆之丰腴。

若说第一部分是文学性的抒写绽开文字间隙里的缤纷，后三部分则从学理的角度，以几部小作品为抓手，伴着反思

现代性和现代学科建制的视野，打开了文本自身及学术研究常触碰不到的文脉之韵。“评论之什”的各篇目之间可解读出一种相互补充与回应的关系：《同是天涯沦落人》从唐到当代几部作品的历时视角，读解出一种叙事模式基于特定语境的反复出现，探讨文学的某种“同一历史内容向同一审美形式的积淀”；《汪曾祺林斤澜论小说》则相对于《同是天涯沦落人》的历时，讲出了共时的两位作家各自侧重于“苦心经营”与“随便”，而交错出小说某种既定的组织方式；《语言洪水中的坝与碑》反思了叙事的既定符码，而《黄春明小说中的传媒人及其尊严》则从黄春明所书写的人物如何在现代社会关系中异化成为“传媒人”而丧失了自然性，体现出人被叙事所符码化的结果；《撬动一下现代小说的固有概念》从刘大任的作品出发，以东方叙事传统来尝试撬动“人物”“情节”等固有概念，反思“小说”本是“欧洲写实小说”的简称，进而让东西方叙事重新碰撞，来引起对概念的拆解；而正因为人自身及其所处环境都受到符码左右，本节最初的《批评的位置》实际上也在提供最后的解决方案，即写作者或者知识分子应有“无家可归”或“格格不入”的批评的位置，或者说这是本雅明所谓游荡者所应有的回

身的距离。而黄子平的论述也便站在了现世符码之外，将现世也读作一个文本，挥洒出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编制方式。

“演讲之什”“访谈之什”，顾名思义，是对其演讲和访谈的整理，由于它们本是源于声音，从形式上说已是文字之外了。只是整理稿又必然落在文字上，由是演讲与评论已经颇为混同，特别是其中几篇多在主流学术期刊发表，混杂在一片“评论”之中。硬要区分的话，演讲的部分黄子平更加自由挥洒，选择的主题也更加“非文学”，比如谈到张爱玲笔下的服饰、鲁迅纵横捭阖的“学匪式考古学”、沈从文作品的视觉化改编等等，颇罕见于主流的学术研究。“访谈之什”的部分，可谓对前几部分内容作了补充，勾勒出他的学术简历和主要的思想谱系。

黄子平大抵是批评家作史，往往从文章带给人最直接的感觉和思想冲击入手，挖掘文学（其实也应包括艺术）的潜在脉络。《同是天涯沦落人》就着“唐代的一首古诗、元代的一本杂剧、现代的一篇抒情性短篇小说，和当代九部‘系列中篇’里最先发表的一部”，提示出自古而今的书写中，知识分子常借一女子来感喟沦落的命运。黄子平也自嘲仅选取如此少量的文本，“年代相隔如此久远，在文学史上的分



《文本及其不满》 黄子平著 译林出版社出版

文外之文

——读《文本及其不满》

■朴婕

布如此不均匀，体裁之间的差异如此悬殊，作品的代表性也无法加以严格的论证”，着实是一篇“冒失”的文章。但文学实在有现代学术研究范式所难以触及的直感之处，那些难以言传的韵味若在标准的学术化的论述下，怕早已成了“贫乏和苍白，琐碎与枯燥”。所以黄子平的这种写法，倒让沉潜于文字长河里的优美浮现出来，捕捉出文学终归会形成某种特定的技巧和形式。这便是对当下主流的学术研究体制展开反思，也是对学术符码的撬动了。

也或者说，黄子平本就是诗人、文人，用了诗话、词话一般的文法去观视文学。一如他说《沧浪诗话》较之《文心雕龙》更直接地触碰到了人们的感知一般，他甩开学科建制的束缚，极尽文采风流地指出文之为文的动人之处。这也可谓是从他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中生发出的一个文学世界。

黄子平曾在闲聊中说，“文以气为主”，即便是论文，也要让中间的文气不断。想来又何止是一篇文章，这一部小集也用它绵延的气，锁住了读者。